



百家笔会

诗家清景 在新春

□ 徐新

品读诗人们留下的隽永优秀的好诗,体味他们的人文情怀,令人流连忘返,徜徉其间,沉醉其中。蓦然间,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正疾步向我们走来……

天涯诗海

立春

■ 董芹芹

从水仙吐出第一枝花苞
到河里的冰发出第一声炸响

响

欸乃一声,山动了
水绿了,柳树
伸手试试风
瞬间软了腰身和眼眸
百灵鸟的喉咙里滴出一滴水
润了季节
此时
怀抱文字的人
恰好和春天撞了个满怀
一些关于春天的故事
竹子,石头和光阴
在二月里静响
日子酿出花间酒
写出一阙婉约的词

回家

(外一首)

■ 于刘燕

候车厅的字幕跳跃成绿色,
黑压压的人流涌向站口。
薄薄车票,
费尽心血的凭证,
生命密码在心头。

火车飞驰,
穿越白昼与暗夜。
二十二小时零十八分,
一千六百七十五公里。
风景流转,
目光满过长江与太行。

年少梦轻,
赴他乡追寻。
每个春节,
都是盟誓与奔赴。
后会有期,
天涯海角情深。

车厢

车厢里,散落各处的兄弟姐妹,
我们共赴同一场朝圣之旅。
思念,如泉水般涌动,
汇成一条河,滋润心田。

孩子的笑声在耳边回荡,
新衣裹着温情,传递爱意。
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浮现,
孝心在胸中,默默珍藏。

每一次回家,心灵得到洗礼,
洗净尘埃,回归纯真。
每一次离家,生命得到历练,
磨砺意志,更加坚韧。

车票,不仅仅是纸片,
车厢,不仅仅是空间,
它是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愿每一次旅程,都能找到归宿,
愿每一个异乡人,都能找到家。

春节,就是农历新年,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据记载,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春节象征着团圆兴旺、热闹喜庆、辞旧迎新,承载着中国人对新年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福。历代的文人墨客们在这个重要的节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细细品读依然能产生情感共鸣。

春节是喜庆的演绎,是欢乐的海洋,诗人们尽情狂欢的同时把欢乐氛围真实地记录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守岁》诗再现了宫内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在除夕夜宴饮赋诗、守岁迎新的豪华欢乐情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宋代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形象地描写了人们燃放鞭炮、欢饮屠苏酒、张贴春联的欢庆场景,新春气象一览无余,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瞿佑的《烟火戏》描写了节日烟花的绚丽多姿,“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绛台。墜地忽惊星彩散,飞空频作雨声来。”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也是共享

天伦的时刻,诗人们纷纷写诗分享全家欢聚一堂的快乐。陈献章的《元旦试笔》云:“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诗歌把邻居家庆贺新年,老人饮酒作诗,少儿齐声歌唱的“喜春图”场景刻画得惟妙惟肖。

南北朝诗人徐君倩《共内人夜坐守岁》诗云:“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生动地描述了夫妇对坐闲话、欢快饮酒静待天明,再现温馨幸福的画面。

唐代诗人杜荀鹤在《和舍弟题书堂》诗中写道:“团圆便是家肥事,何必盈仓与满箱。”可见人们把合家团圆当做重中之重,囊中是否殷实倒在其次,过年的快乐其实就在于一家人聚在一起传递爱和情感。

每逢佳节倍思亲,因漂泊在外、客居他乡在除夕不能回家与亲友团聚的游子,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唐代的白居易在《除夜》中写道:“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刘长卿在《新年作》中写道:“乡心新岁切,天畔独苍然”。这些诗都流露出诗人思亲怀乡、渴望团聚,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春节是辞旧迎新、承上启下的重大节日,古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感慨万千,赋诗抒发对新春的希冀和喜悦之情。唐代的孟浩然在《田家元日》中写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反映了农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反映了农家新年气象以及对丰收的期盼,体现出诗人“无禄尚忧农”的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骆宾王的《西京守岁》细致传神地表达了诗人的心灵触动:“忽见严冬尽,方知别宿春。夜将寒色去,年共晓光新。”寒冷的冬天行将结束,春天已指日可待。

苏东坡在赠予其弟苏辙的《守岁》诗中也表现出了努力拼搏、只争朝夕的奋进精神:“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诗人把即将消逝的一年比作钻洞的长蛇,却无法阻挡,感叹时间犹如流水一般,勉励弟弟一定要惜时如金,不要让满腔抱负随着岁月消磨殆尽。

新春之际,虽正值数九寒天,但旖旎春光分明已初露“端倪”,万象更新,草木复苏,春天正悄然到来。

亲情家事

回乡下过年

□ 甘武进

毫不犹豫,我们一家三口与往年一样,驱车1000多公里,回乡下老家过年。

小雪初融,阳光正暖。离开城市,进入乡村,年的气息扑面而来。到了老屋门口,目光所至,到处都是满满的年味。家门口,已挂满了各种腊味:腊肠饱满严实,盘成数圈晾在屋檐下;腊鱼、腊肉色泽泽鲜明,挂在竹竿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黑亮的荸荠带着泥巴,在地上晾晒着;豆折青翠,在簸箕里薄薄摊开,残存的水分在冬日阳光下渐渐消散……

随母亲去了菜园。大蒜长势正好,菠菜根红茎绿,芥菜碧绿亮丽。“梅兰竹菊经霜翠,不及菜羹雪后娇”,雪后的红菜羹让我们知道,最能解乡愁的那道菜——红菜羹炒腊肉,马上就会出现在餐桌上了。新鲜的菜羹脆嫩无比,母亲轻轻一掐,扑哧断开,加几片腊肉肥油下锅,香味诱人,满屋子都是过年的喜庆味道,无论是多大一盘,上桌都被立刻扫光。

随父亲去了稻田,那里种了些莲藕。田里早已干涸,荷叶早已干

枯。择一处已张开了大口的裂缝,用铁锹插入,用力撬开,一只如手臂粗的莲藕出现了。那道营养丰富、老少皆宜的家常美食——排骨炖藕,仿佛出现在我们眼前。且香气四溢了。又随父亲去了鱼塘,他提着网,双手合力将网撒向鱼塘,白色的渔网像怒放的花朵一样扑入水中。拉回网绳,几条五六斤重的大头鱼被捞了起来。

回到家中,父亲清理着前后院的杂物,母亲在厨房忙碌着,妻子在房间整理衣物和被褥。我铺开红纸,扎马步,蘸墨汁,提起笔,畅快地写春联。儿子在旁边裁纸、临摹,或学着写上几个字。写好的春联摆在堂屋的地上,那些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红红的纸上散发着活力、灵性与墨香,或许能在年少的儿子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在墨香中感受着浓浓的年味,感受着传统文化的代代相承。

贴春联了。我带着儿子从房门、院门等处一路贴过去,最后贴正门。院门贴的是“满园春光”,牲畜间为“六畜兴旺”,厨房上下联是“白饭青菜留美味,紫茄红苋有余香”。

琼岛风情

冬日的海风

□ 苗云辉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着,天空是淡蓝色的,白云像是水墨画中轻轻抹过的一笔,散落在大海和天空的交汇处,在暖阳下舒展着柔美的线条。几只白色的海鸥不时地在海面上盘旋,清脆的鸣叫声响彻海风。我倚在窗边,眺望着远处的海滩,想象着海风吹过脸庞的模样,那些沉积在心底深处的往事,如同潮水般漫上来,占据着心头。

海口的气候很舒服,空气中弥漫着椰风海韵的味道。这座城市并不喧嚣,四季如春的气候让她保持着优雅和恬静。清晨或者黄昏时分,我喜欢漫步在街头巷尾,欣赏着南国特有的风情。每一条街道都有椰子树,那高大的树冠仿佛撑起一把把大伞,为路人遮挡着阳光。树下有卖水果的小摊,新鲜的椰子冒着热气,散发着淡淡的甜香。

海口冬日的海风是温暖的,带着海水的咸味和淡淡的凉意。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沿着海边漫步,任凭海风吹乱头发,抚过脸颊。海风中似乎夹杂着一丝忧郁的情绪,或许是因为海边的礁石上总弥漫着一层雾气,或许是因为海鸥的叫声中总带

着一种哀愁。然而,正是这种忧郁和哀愁让海风变得特别起来,成为了海口冬日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曾经有一次在海边散步时遇到了一位老者,他告诉我,以前每年冬季会有很多渔民来这里打鱼,他们会一边拉网一边唱着渔歌,那些悠扬的歌声伴随着海风飘荡在海滩上空。他说,那时当海滩上的热带植物开花的时候,整个海滩都被它们的香气笼罩起来……

冬日的海口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而海风则是这幅画卷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喜欢坐在海边的小亭子里,看着海浪一次次拍打着礁石,听着海鸥在空中盘旋。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些往事,想起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和事。然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海口冬日的海风始终如一地吹拂着这片海滩。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和发展。

如今的海口变得更加美丽和繁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车水马龙。然而,海口冬日的海风依旧保持着那份纯朴和自然,它似乎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纯真的情感。



正门的春联色彩最艳,字也最大,常用的春联是“爱中华繁荣富强,庆神州安定团结”,横批“国富民强”。我跟儿子说:“贴春联是重要的年俗,家家户户贴上红红的春联,意味着春节即将拉开序幕。”

吃团年饭了。吃之前祭祖先,父亲燃香、点烛、烧纸钱,桌上摆上4碗素菜兼备的小菜和碗筷,说上几句客气的话,燃一串鞭炮。稍后,父亲在首席坐好,我们以长幼顺序坐定,开始吃团年饭了。桌上有馄饨、长寿面、鱼及一些象征吉祥的糕点等,当然,还有我们喜欢的鱼头火锅。火锅煮沸,热气腾腾,温馨撩人,大家追忆往昔,畅谈未来,屋子里弥漫节日的氛围与生活的幸福。

凌晨前后,鞭炮响起,在期望与

祝福中,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大年初一早上,我会带上儿子给乡亲们拜年。乡亲们依旧是那样善良、真诚和热情,住在一个村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聚到谁家都是家。来到这家,就是这家的贵宾,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大家。红茶、小烧酒、农家菜、暖心话,还有那种朴素的热情,让人感到血液沸腾。

如今,乡村街宽路平,路灯林立,楼房、广场、绿地随处可见。乡村的环境变了,乡村的年味却没有变,乡亲们还是最讲亲情、最讲乡情、最讲友情。这种不变的亲情味、乡情味、友情味,是游子们割舍不断的情结,忘不了的乡愁。

无论在外漂泊多久,都记得回乡下老家过年。

光阴故事

藏在灯绳里的牵挂

□ 刘玉龙

闺蜜琴的新家装修好了,三五好友相约去给她暖房。

推门而入,木制的地板、温润的家具,窗外的阳光闯进屋里来,与室外的凛冽相比截然是两个世界。几处田园风格的装饰画与屋内的陈设相得益彰,小小的房间里处处透着温馨。

记得琴曾说过,这次装修时在书房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我移步向前,果不其然,整个书房布局合理,既有设计感又很适合阅读。突然,我的目光驻足在书房墙壁的一侧,那是一盏带着灯绳的壁灯,灯绳末端挽着一个拼布草莓。我不禁走上前去,握着那枚红红的草莓轻轻一拉,“咔嚓”一声灯亮了,埋藏在时光深处的记忆一下子被这根灯绳唤醒了。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方的农村,当地人住的都是自己用土方盘的窑洞,家里的照明设备多是25瓦的电灯泡。土窑洞的半腰上悬着一个黑色的灯绳盒,顺着刷白的土墙垂下来细细长长的一根绳子,那就是灯泡的开关了。晚上回家,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灯。开门后只需顺手在门框边的墙根儿一拨,凭感觉就能摸到灯绳。拽着灯绳向下拉,只听得灯绳盒“咔嚓”一响,乌漆嘛黑的土窑洞瞬间便亮堂了。

一到冬天,我们一家人便挤在一条大火炕上。父母偏爱我,热乎乎的火炕是我的专属领地。炕头虽热,却距离炕尾的灯绳最远。而我又是在家里最能起夜的,为此父亲把灯绳接长,每晚睡前我都会把灯绳绑在自己的枕巾角上,半夜夜醒时我再也不用摸着黑下地找灯绳了。

有一次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拆断了灯绳,那时已是半夜,熟睡的父亲发出轻轻的鼾声。不会穿灯绳的我不忍叫醒父母,一个人硬是在被窝里熬到天明。

后来,乡下的宅基地都翻新了,新房子里的照明开关直接装在墙上,只需轻轻一按,屋子里就亮了,再也不会再有拉断灯绳的顾虑了。

那根灯绳,也在我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去年我带着父母去云南,住在当地的一家民宿里。房间里有一根特别粗的大绳儿!当时我还疑惑了半天,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在我一番生拉硬拽之后,屋里的灯瞬间全部熄灭了。后来我从民宿老板那里得知,这一根从天花板垂到床头、尾部,还吊着流苏的粗绳是民宿房间里一键熄灯的照明总控。

原来,这是一根儿大灯绳!我不禁哑然失笑。

盼

此时,一扇门有了宽敞的况味,一盏灯有了明朗的心境。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首尾相衔,清晰一条又一条回家的路。

母亲叠加的皱纹,时而紧蹙,时而舒展。父亲消瘦的腰身,时而佝偻,时而挺直。或许,一个微小的动作,可以解读一世的牵挂,以及恩情,或血缘。

稚嫩的话语,苍老的祈愿,都在指引脚步,或急,或缓。远,近,只是一念的距离;他乡与故土之间,仅仅隔着一辆汽车,一趟高铁,一架飞机;天空与大地之间,一张笑脸,足以丰富城市和村庄,精彩白昼和夜色。

烟花腾起。春天站在树梢,悄然展开,一枝娇艳!

路

公路,铁路,乡路,山路。每一条路,从起点,到终点,皆由乡愁铺就。

尤其腊月,匆匆的脚步,总能踏出合辙的韵律,平平仄仄解读亲情。

有雪的日子,深深浅浅的印痕,像一枚一枚汉字,抒写盛世烟火,抒发人间挚爱。如果一只小鸟恰好落在身前,或背后,一篇形散神聚的文章,就有了鲜活的地气儿。而每一个回家的身影,都是一个传神的标点。但,不是句号。

大包,小裹,让一条路,体悟生命无限的重叠。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无论涉过多少泥泞,一旦踏上回家的路,曾被岁月压弯的脊背,瞬间就直了。

出发,好与坏,所有的遇见,皆是风景。归家,长与短,所有的时间,皆是良辰。

中午,在琴的新家我们一起享用了热气腾腾的火锅。我的目光穿过氤氲的热气,刚好落在了书房墙角那根挽着布草莓的灯绳上。寒冬里一家人挤在土窑洞火炕上的温馨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母亲临睡前叮嘱萦绕在耳边:“小玉,别忘了把灯绳绑在枕巾上哦!”